

草月译谭

汤岛之恋

Izumi Kyoka

草月新歌

蔡鸣雁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汤岛之恋

蔡鸣雁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岛之恋 / (日) 泉镜花著; 蔡鸣雁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4566-6

I. ①汤… II. ①泉…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4号

汤岛之恋

作 者	[日]泉镜花
译 者	蔡鸣雁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566-6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海的使者.....	〇〇一
汤岛之恋.....	〇一五
汤女之魂.....	一四三
紫阳花.....	二〇五
泉镜花年谱.....	二一五

海的使者

信步走上屋后小桥去对面的苇坡，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蓦地传来鸟鸣声，是那般温婉柔顺的啼鸣，唧唧、唧唧唧……

那啼鸣听起来就在耳际，却并非发自近在咫尺的枝丫或充作茄子地篱笆墙的扁豆叶中，而是在我脚下的低处。

于是我驻足留神察看，那鸣叫却又戛然而止，倏然沉寂。

——已过秋分的午后三点多，薄云笼罩着西沉的太阳，这般的秋日，天空中却并无雨意。尽管樱山山阴处飘荡着灰蒙蒙的乌云，玄武寺的山峰却在万里晴空下披着淡淡青色，被采石劈开的山岩肌理在空中苍青泛白，从深处透出光来，看上去仿佛有月儿眠宿其中。

放眼看去，桥的彼端漫山的芦苇绵延直至山脚。芦苇尽皆抽穗，穗儿已经开始纷纷绽放，如大朵云雾缭绕腾起，围

着茅屋，覆着森林。眼前一无遮蔽，芦苇与群山上的芒草绵延摇曳，浑然一体。没有风，草儿却不知在何处浅唱低吟地互诉着清寂暮秋。

我打算走到后面的田间小路上去。那条路上，折垂的苇叶在芦苇根部交织成网。我甫一抬脚，又响起“唧唧唧唧”的啼鸣。

“是什么呢？”

听上去不是虫儿，应是鸟儿无疑，却依然传自脚下。莫名感觉像在桥桩那里。

“难不成是白鸽？”

不对，这里没有什么河滩乱石，没有岩石，也没有看上去能赖以栖息的航标。就算有，它也没有理由如这般在人走近之后却不受惊振翅飞起。

许是藏在河滩上的芦苇丛中？我边撩开芦苇边小心翼翼地又迈出一步。接着我又多少放开步子啪嗒啪嗒走起来，和着我的脚步它又“唧唧唧唧”地啼鸣不止。

我一边留神聆听一边心绪不宁地快步走到桥头。

那桥不过是个将圆木劈开，三四根并连在一起而成的名堂。接缝处空隙中开，木板也已经腐烂，人走过时吱吱嘎嘎摇摇欲坠。倒是有用绳子将徒具其名的竹子绑在一起做成的护栏，那也高不及膝，往返其间总是颤颤悠悠。桥桩亦羸弱不堪——它在流入潮水的小河中被四平八稳逍遥自在地浸染成淡墨色，水流湍急中自然不至于随波晃荡，但水中的倒影

却是弱不禁风，和着倒垂的苇叶飘摇踉跄。

不过它再怎么行将就木也还不能称其为树洞，桥桩上不会有鸟儿来栖，尽管我听闻有在马尾里筑巢的老鼠。

“总归像个桥样儿。”

我又一次尝试折回桥边，伴着足音，啼鸣俄而又起。

“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唧……”

俨然在我的足尖鸣叫，错愕间我踮起脚向后跳开。彼时的啼鸣让人感觉仿佛踩碾到刚出巢的夜莺，可怜得令人揪心。

确实就在我的脚下，所以我再次拨开苇叶……适逢两三天前刚下过大雨，被雨水冲刷过的河滩一片狼藉。我从露出白生生草根的湿泥坑洼中窥看楔子松弛、宛若刚退去洪水时的棚顶一般的横木与桥板间幽暗的缝隙，结果一无所见。我转过脸，扭着脖子看，却只看见红彤彤的螃蟹在窸窸窣窣地爬动，寄居蟹像念珠一样在暗处成群蠕动，看上去能发出声音之物全然不见踪影。

“哈哈，是冈沙鱼在叫！”我拍拍手独自笑道。

中

虎沙鱼、衣沙鱼、燕尾沙鱼，皆有其名，莫非也有所谓“冈沙鱼”？即便有，我也拿不准它是否会叫。

许久以前我曾经和住在药研堀的朋友从贮木厂去参拜八幡神社。我们途经汐入町到河堤，再折回永代。那也是秋季，走过河堤时正值黄昏时分，一望无际的苇塘上唯见白云不见滴水，而对面却是片云没有的大海。路上随处可见落叶的杂树，看上去如同寒碜的柴木般散乱斑驳。

“这个时候，冈沙鱼会来这种地方玩耍。”朋友说道。

“冈沙鱼是什么东西？”我问。

“那是种栖息在陆地上的鱼。它顺着芦苇根爬上来，再顺势爬到树上……秉性为鱼，所以不能爬得太高。它会爬到水杨树之类的树上，煞有介事地待在上面……它可是这个河堤上的名产呢……劫后余生的家伙还会叫呢。”

“总觉得有些鬼魅呢。”

“倒真是个邪性的东西，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哪。”

就那样，我恍若听他陪我闲聊解闷儿，黄昏的气氛莫名袭上心头。

诚然，我觉得那东西未必没有。我感觉那似乎是种颜色黑中带黄，让人不寒而栗的事物。

后来我晓得那纯属胡扯，然而不知何故我依然不自禁地感觉那东西未必没有。

那东西在叫……我暗暗觉得好笑。

我又一次地拨开两边的芦苇，低垂双手有节奏地敲击桥的一端。“噏”地敲一下，“唧唧”地叫一声，“噏噏”地敲，“唧唧唧”地叫。

“唧唧唧唧……”

“唧唧、咔咔、唧唧、咔咔……”

“唧唧唧唧、唧唧咔咔、唧唧咔咔……”

那是用艳红的网绳牵动玉辘轳在黄金井里发出的袅袅清音。

“啊，是桥板在吱呀作响呀。把它剖开，没准儿还能做成一把名琴呢。”

于是我暂别这摩挲着护栏的“乐器”，来到供散步用的田间小路。

芦苇丛中有个池塘——说是池塘，不过是个十坪^①左右的坑洼罢了。只有涨上潮水它才会贮满，并不会存下淡水。

① 日语中的面积计量单位，1坪约为3.306平方米。

池塘周围，乱蓬蓬的芦苇叶就像拼命涌向河童盘子里一般往正中央哗啦哗啦地注水。不断有搁浅在滩涂上的小鱼游弋其中，引得村里的孩子们挽起袖子翻来搅去地戏水……寄居蟹也在成群蠕动。不过，盛夏时节这里因潮汐短暂中断而干涸，坚硬得一如墙壁且布满闪电般的龟裂。只消忽地涌上田越川一股潮水，水就会“吱吱”渗入，龟裂处则“咕嘟咕嘟”冒起泡泡，转眼就涨满一池潮水。

一旦涨潮，此处就要涉水通过，所以这里另架一处桥梁——与先前那桥间隔不过十间^①。此处桥梁亦不过是运来木板，好歹一扔了事。

池塘那紧凑的、搁置桥板的豁口仅有五步之宽。水从河里流入，穿过小桥，沿着堤坝状的田间小路注入田畦，其间渗入芦苇根部，不知隐匿到了何方。

现在正值涨潮，水浅浅地流了满地。不过，芦苇叶的踪影比水更为浓酽。

今天我不会平白无故过这座桥，因为发出鸣响的是先前那桥。且慢！这桥没准儿也会吟唱。于是我踏上桥，在两步左右的桥中央停下脚步，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我原本并非要刻意听取什么，如此不觉便沉浸在薄暮时分静谧的流水声中。

嶙峋的山岩哟，此处亦有一人如坐纳凉台上，在这里久久凝望上涨的潮水。

^① 日语中的长度计量单位，1间约为1.818米。

有什么东西掠过水面一蹿一蹿地游动，影子一般漂浮而去……起初我以为是抓附在苇叶上的螃蟹映在水里的倒影在随波荡漾，再看却不然，那东西俨然知情达意般顺着桥往复游动。涌上的潮水清明澄澈，所以仔细看去一目了然——它如婴孩拳头大小，状如一团软塌塌的泡沫。那莫名其妙的模样看上去宛如从苍穹中投下的浮云影子，呆滞而轻软。它全身浅灰白色，布满黄色斑纹，随波逐流地出没于水中，时而紧聚时而松散，像灰暗的浊肉，又像水一样半透明。这东西并非他物，而是虎斑水母。

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波澜不惊地、甚至轻松愉悦地嬉戏，自由自在地游动……然而它既不沉入水底又不待在水中或浮上水面，而是身披一件流水形成的薄衣晃晃荡荡、晃晃荡荡……它斜着舒展身体游动，间或猛然直直地抬起头，再看

时又平躺下来，“嗖”地游了过去。

彼时并无其他漂浮之物。

它一副独霸池塘的得意模样。许是没长眼睛和耳朵的缘故，即便有张人脸在上面盯着看，它也依然故我地游来游去，折回来又穿过去。

那并不仅仅出于巧合。实际上它就在我蹲下后前胸位置那仅有一尺见方的地盘上刻意似的游来游去。它在显摆呢，这蠢东西！

憎恶之情油然而生。

我分开两膝坐下，猛地将手插入水中，水哗哗地淹没手臂。“一来法师”^①被这一搅，立马抽身却步，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伸长手臂也够不到的对面，它滴溜溜地打着转儿，又若无其事地游了起来。

“这家伙！”

我不禁苦笑着自言自语。

“且慢！”

捉住它！我起身走向桥头。于是它也飘飘悠悠地跟着来到桥板与芦苇根交杂的一角。它“腾”地游到我的脚跟前，却又懒洋洋地趴在一处咕嘟咕嘟冒白泡的地方——不知是螃蟹洞还是芦苇根。

那模样俨然要发出“呼”的吹气声。它就像被释放出的气泡一般猛然浮了出来。

① 日本小说《平家物语》里的人物，作战中一马当先，身手敏捷。

少顷，我齐根截下一枝芦苇倒拎在手里。你这软塌塌的家伙，我要拦腰套住将你从水里捞出来！

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拉开一段距离发起袭击。我从侧面缓缓靠近，趁这家伙还在如痴如醉地游着的当口儿麻利地拢上去，顺利地套住了它。

看上去就像缠住一团莼菜，可是提起来时，它又随着水滴滑不溜秋地出溜了下去。我一无所获。

“章鱼鬼火^①该退去了。”

瞧我的！我多少有点胜利在望的扬扬自得。光是拿起芦苇穗弯成弓形抵住脸轻拂面颊倒也罢了，与此同时我还将目光投向潮汐入口。

它在从河里涌进潮水的豁口正中——那豁口在芦苇根处，约两间大小。正冲着桥的位置漾起一圈圈的旋涡，那秃家伙的颜色越变越深且刷刷发出红光，以即将腾跃而起之势“噌噌”浮了上来。

满以为它会对人产生畏惧，然后顺流而下退回海里。可是不然。

它在原处沉沉浮浮地休整了一会儿，紧接着又敏捷地侧游起来。不过它相当谨慎，沿着芦苇根转了一大圈后又翩翩然游了回来。

白色的芦苇穗在苇叶中暗淡下来，黄昏的气氛铺满开始凋零的秋草叶梢。

① 日语中常用章鱼比喻秃头的人，此处指水母。

水母身上蒙着黑色的影子，漾起的旋涡越来越大。

伴着它的游动，潮水似乎在不断上涨。水面！水面在震颤并迅速地蔓延开来。汹涌上涨的潮水淹没了潮汐入口，摇晃着河畔的芦苇……刷啦刷啦地摇晃着。伴着每一下簌簌作响的晃动，池塘就仿佛从深处浮起一般，水渐渐涨了上来。倒映在水里的姿影——无论是桥还是人——都深深地沉坠下去。如此一来，就算将玄武寺倒过来投放水中，那峰顶也未必能触到水底。

芦苇的四周，水蔓延成圆形。它汲取大海里的水，从狂涛大作、水势高涨的河面上冲着芦苇穗的芒尖兜头浇下。水在芒尖上略一纠缠，然后应势跌落……只有一面泄水口，那水在桥下訇然作响，湍急的水流冲上田畦卷起旋涡。那里的芦苇登时阵脚大乱、随波狂舞，苍白的苇絮在薄暮中纷纷扬起。

“沙、沙、沙……”

“嗤、嗤、嗤……”

“嗨哟、嗨哟、嗨哟……”

水声听起来活像在喊着号子喷射海水。再看，它的身体如同燃起了龙宫的火把，发出浑浊的光。

白色的火焰悄无声息地迫近小桥，那时水眼见着就要没过芦苇。

桥板吱呀作响，脚下胡摇乱晃，我慌忙退了回来。刚一着地，地上也已漫上了水。

桥吱嘎吱嘎地摇晃，转眼水母一蹿一蹿地游了上来。水

渐渐涨满，发光之物倏地拖长尾巴。

听闻这种动物会在腥风大作的夜晚飞上天空袭击人……或许在狂风暴雨的波涛间还会化身成秃脑袋海怪呢！

在这黄昏时分，我惊慌失措地抽身却步，登上原先那座桥。突然，又响起“唧唧唧唧”的鸣叫。这桥略微高些，我有如乘上船只，暂且放下心来。可是，扭头回望，这里的潮水也已涨到桥旁，水母悄然逼来。它再次鼓囊囊地聚成一团停在那里，然后发出如气泡呼吸般的复仇之光。

“沙、沙、沙……”

“嗤、嗤、嗤……”

“嗨哟、嗨哟、嗨哟……”

水母一副喊着号子拼命推波助澜的架势。

月光“刷”地照上玄武寺那俨然磨刀石的山岩表面。